

# 男儿情

人世间有情小说系列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00073235

# 男儿情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I14/N

I14/71.2.1



安徽文艺出版社

## (皖)新登字04号

**男儿情(外国篇)** 柳鸣九 编

责任编辑: 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 陆震伟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

发 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262,000

版 次: 1991年10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001—100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6-0582-0/I·514

定 价: 7.1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柳鸣九

## 前言

按照本书系统一的设想，《男儿情》应以男性对女性的爱情为主题。

男性对女性的爱是多种多样的，既然人各异其面，那么情感表现的实质与形态也就会各有不同，即使分门别类加以概括，恐怕也决不是一个概念所能容得下的，正好我们在文学作品里、在社会生活中所见到的那样，男性既有温情脉脉的爱，也有强悍粗暴的爱，既有柏拉图式的爱，也有本能的肉欲之爱，既有忠诚不渝的爱，也有“始乱之、终弃之”的爱，既有冷静务实的爱，也有浪漫狂热的爱，等等，等等，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编选写男性之爱的文学作品，我相信一定能编出若干完全不同的选本。

按个人的理解，这个书系以人性六情为题，目的还在于多取一些柔情与温情，多向人间洒一些爱。从这个倾向来编选有关男性对女性的爱的作品，恐怕就得从男性多情种子贾宝玉那著名的哲理中去撷取主旨了，宝玉说得妙：“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这个形象的比喻包括了很丰富的意味，既然女性是水，男性是泥，则女性的本质清

于男性，优越于男性，此其一也；水可溶泥，泥化于水，女性对男性的魅力则可谓大矣，此其二也。仅以此二种含义来理解，男性对女性的爱就会带有几分崇拜性、仰望性、难以抗拒性、攀恋性、归服性、从属性。本来，这在母系社会里原是很自然的事，按照某些人类学家的观点，女性的某些自然稟能要比男性优越，但在父系社会、夫权社会之中，这种理解就只是个别的“谬见”了。不过，这种理解倒还近乎中世纪所产生的那种骑士之爱，骑士对女性的爱，就充满了崇拜、仰慕、尊重、服从、照顾、体贴、律己与自我牺牲，是一种从属式的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爱，曾被恩格斯誉为人类一种真正的性爱，直到今天，骑士风度还是两性关系中一种可爱的东西。而我们说泥与水的比喻与骑士之爱有相通之处，看来并非牵强，作此比喻的贾宝玉对女士们的态度里不正有若干骑士风度的成份？

从此角度来进行编选，我们在这个选集里所看到的就是一个个具有贾宝玉成份、多情、温柔、体贴、在女性面前被溶化了的男性了。

卜迦丘这个短篇小说里的两个男子，最先提供了文艺复兴时期风度爱的范例，丈夫因为不愿意妻子失信而遭难堪，宁可放弃自己的夫权让妻子委身于人一次。那个追求者为了取悦于这位夫人不惜挥金如土，虽不值得称道，但当他得知她的难处之后，竟放弃了他梦寐以求的占有她的权利，这就不能不使人赞赏了。这两个男性都为了同一个她而又宁愿放弃她，这种决心对本意的异化，正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凡俗的男性之爱，这种爱本身以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上升为一种精神风度的美。

《玛依·列斯戈》中的格里厄骑士是一个著名的人物，恩格斯在他那部经典著作《反杜林论》里也曾举他为例，当然不大客气，讽刺他为了一个“不止一次出卖了她自己与他”的女人，“当了骗子和王八”而不悔。如果我们暂不从传统的道德观、人格价值观对他加以评析，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为了自己所宠爱的一个女性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与体面，甚至逆来顺受到违反性爱中常见的排他性规律的地步，却使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个爱得把自己完全“溶化”掉了的男性典型。

《白夜》中的男主人公也是一个被“溶化”掉了的男性。他不是兄长，不是朋友，也不是情人；但同时又既是兄长，既是朋友，既是情人，他对面前这个邂逅相遇的女性是爱得那么倾心，爱得那么可怜，他丧失了自己全部的主体意识，更谈不上有自己的主体行为，他完全随着面前这个处于特殊感情状态的女性的情绪变化，完全按照这个少女的感情需要，而在兄长、朋友、情人三者的临界线上移动，轮流扮演这三种角色，而这一次以空幻为结果的经历，却被他视为自己生命中发光的一页。

《繁星》中的这个牧童不容小看，在那清淡如水的日常生活中，他竟有那么丰富的感情生活，他的感情是那么清澈，纯净，深挚，他以自己那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次经历，向世界宣告男子汉的情操可以高尚到何等境界。

《阿柯达·史彼纳》中的这个泥瓦匠，无疑是个不平凡的丈夫，他向偷了自己老婆的情夫复仇而打出的前两拳，显示出了他男子汉的气概、血性与道德感，而他的第三拳含意却很复杂了，竟是为那被情夫抛弃的老婆复仇的一拳。这一

拳正表现了他对不忠实的老婆的爱，这种爱是超越夫权社会中一般准则与惯例的，是一种不合乎夫妻性爱常态的爱情，其中存在着宽厚与大度，而他这种不平常的爱，果然造成了夫妻之爱的奇迹，有了小说最后那感人的结果。与这个泥瓦匠丈夫相似的，是《套上绞索还喜滋滋的受骗丈夫》中那个主人公，他身上保持着农村人的朴实憨厚，作为受害者，他对他欺骗了自己的妻子的爱，使他几乎像是仁慈的基督。

男性对女性的爱，在《马尔戈的微笑》里得到了富有诗意的表现，马尔戈这一条铮铮铁骨的硬汉，在敌人面前伪装死去，承受了种种严刑酷罚而全身皮肉纹丝不动，但一见美丽少女的婆娑舞姿，脸上就不禁绽出一个微笑，而这个微笑只要被敌人发觉，马上就会带给他死亡，然而，他却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在这个微笑里，男性对女性美那种不顾死活的向往，男性只能被女性所软化的那种坚强都展现出来了。这是一幅象征性的画面，象征着男性为女性所化的这种人性之常情。

女性对男性的魅力如此之大，男性对女性美如此难以抗拒，其根本原因，无庸讳言，还在于女性对男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自然需要，阴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人类根据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常情，构思了关于自己起源的神话，让亚当与夏娃这一对男女扮演人类最初的代表，在想象中让他们生育出整个人类。对于这种男性对女性的需求、男性对女性爱的自然原因，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说明，那是最简单不过的，而在文学中加以艺术的而非粗俗的表现，却可以千变万化，丰富多采，因为，这里加上了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感情。本选集在种种千变万化之中，选辛格

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作为一例。小说的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是男性真实的一个代表，长期的书斋生活、纯粹的精神观念、禁欲主义使得他日渐衰弱，百病丛生，而他与一个老姑娘、而且是一个丑陋无比的老姑娘结婚后，竟然全身舒畅，生机焕发。当理解了男性对女性爱的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感情活动的规律之后，那么，对《石榴石手镯》与《通往蒙特利尔的道路》中那两个男主人公为了奉献自己的爱、为了与情人能结合在一起而宁愿舍弃身外之物——祖传的珍宝与个人的财产，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这个选集里，是否缺了对男性的爱至关重要的大丈夫气与阳刚之美？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按照对本书系基本倾向的理解、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进行编选的，它不可能概括男性爱情的所有形态，但是，本选集中那些男子的大度、慷慨、忘我与律己，不正是男性美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不正是文明化的爱情所不应该缺少的？

1990年12月

# 目 录

歌颂自由心醉歌舞当歌	
歌颂爱情[圆舞曲]	
前言 ······	美籍白俄罗斯诗人 柳鸣九
歌颂爱情[圆舞曲]	
男人的爱 ······	[意大利]卜迦丘 1
歌颂爱情[圆舞曲]	
繁星 ······	[法国]普莱服 6
歌颂爱情[圆舞曲]	
白夜 ······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 160
歌颂爱情[圆舞曲]	
繁星 ······	[法国]都 德 226
歌颂爱情[圆舞曲]	
阿松达·史彼纳 ······	[意大利]贾科莫 233
歌颂爱情[圆舞曲]	
石榴石手镯 ······	[俄国]库普林 241
歌颂爱情[圆舞曲]	
套上绞索还喜滋滋的受骗丈夫 ······	[法国]儒昂多 299

長 目	
通往蒙特利尔的道路	〔法国〕多泰尔 309
马尔戈的微笑	〔法国〕龙瑟纳尔 329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	〔美国〕辛 格 338
魔桶	〔美国〕马拉默德 361
基浦夫罕米恩的〔离婚〕	〔美国〕白 勒 381
潘〔离去〕	〔美国〕霍桑 399
英井青〔嫁大意〕	〔美国〕麦考雷 411
林普率〔国捐〕	〔美国〕巴恩斯 421
丈夫需要的那些东西以及他要什么	〔美国〕爱伦·坡 431
冬青〔离去〕	〔美国〕麦考雷 441

# 男人的爱

“你要公升官做你丈夫公派”

“”。伸脚伸脚

“你要公升官做你丈夫公派”

“”。伸脚伸脚

“你要公升官做你丈夫公派”

【意大利】乔万尼·卜迦丘

弗留里这个国家，虽然气候寒冷，却是山明水秀，景色绝佳。那里有个城市，名叫乌丁，这城里从前出过一个美丽的贵妇人，名叫狄安瑞拉，她的丈夫吉尔贝托是当地的一位豪绅，为人很是风流潇洒。她因为长得美貌，给一位名叫安萨多·格拉登斯的爵爷爱上了。他地位既高，骁勇过人，为人又殷勤多礼，所以远近闻名。他因为热爱这位夫人，想尽了办法去博取她的欢心，情书也不知写了多少，可是都是枉费心机。

后来那位夫人见他这么纠缠不清，实在有些讨厌了。无奈尽管她一次次拒绝，他还是不肯死心，依旧在爱她，求她；她便决心向他提出一个离奇的要求，叫他知难而退；因此有一天，她就对那个经常替他作说客的妇人说道：

“好大娘，你一再对我说过，安萨多先生爱我胜于一切；他曾经送给我多少宝贵的礼物，我都叫他自己留着受用；因为我决不会见了他的财物就动心，而去爱上他，满足他的心愿；不过，如果我能够相信他当真是象你所说的那么爱我，那我一定会爱上他，叫他称心如意。我现在只求他一件事，

他倘若办得到，我才能相信他是真的爱我，那我自然也愿意听他吩咐。”

那女人说：“那么夫人对他有什么要求呢？”

夫人说：“我的意思是这样，下个月就是正月，我要他在这城市附近开辟一座花园，园里要象五月里一样，长满了红花绿草，还要有葱郁的树木；如果他办不到，那么就请他再也不要打发你或是任何人到我这里来了；倘若他还是纠缠不清，我就不会再替他在我丈夫和我家里人面前保守秘密了，我一定要把这事情告诉他们，叫他们把他撵走。”

安萨多听了那位夫人的要求和许诺，觉得实在是个难题，几乎不可能办到，也明知那位夫人提出这个要求，无非是叫他死了这条心，可是他依然要想尽办法试一试。他于是到处去打听，是否有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替他出个主意，想个办法。最后他果然找到了一个魔术师，答应用魔术替他办到这件事，只要他肯给以重酬。安萨多岂有不愿之理，所以立即答应，然后高高兴兴地等待着指定的日子来到。

到了那天，天气严寒，遍地冰雪。在新年的前夜，那个魔术师选择了城郊的一块草地施展魔术，据当时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第二天早上那里居然出现了一座美丽无比的花园，园里草木葱茏，还结满了各色各样的果子。安萨多先生看得高兴极了，连忙采了几种最美丽的花，最好的水果，悄悄送去献给那位夫人，还邀请她赶快来看看她所要求的花园，也好知道他究竟爱她爱到如何地步，又向她提起她自己许下的庄严诺言，她既是个讲信义的夫人，就得设法践约了。

那夫人早已听人家纷纷说起那个奇迹似的花园，一会儿又看见送来了鲜花水果，很有些悔诺之意。她虽然悔恨，可

还是存着极大的好奇心，想要去看看那些奇迹，便和城里其他几位夫人一同去观赏那座花园。她见了之后，赞不绝口，又惊异不置，等到回得家来，想起了自己这一下非得践约不可了，真是说不出的悲伤。她因为心事重重，免不了流露出一些形迹，她丈夫看见了，就再三询问她是何原因。起初她因为此事实在难以启齿，一言不发，后来被逼不过，只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向她丈夫和盘托出。

吉尔贝托听了，先是非常气愤，后来再一想，他妻子这种用心完全是纯洁的，便按下了气愤，说道：

“狄安瑙拉，一个谨慎而贞洁的女人，根本就不要去理睬那些牵线的人，更不应该拿自己的贞洁去跟人家讲条件。对于一个堕入情网的男人来说，一旦把这些话听进耳里，记在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远非人们所想象得到的力量，天大的难事也能办得到。你去听那些牵线的人的话，这就是一个大错；以后又提出条件，那更是错上加错。不过我知道你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了解除你自己的诺言所加给你身上的束缚，我姑且允许你做一次任何男人也难以答应的事；这也是为了生怕安萨多受了你的欺骗，会叫那个魔术师来加害于我们。我看你势必到他那里去一次，如果能设法履行你的诺言，而又不损害你的贞操，固然是好；万一不能保全贞操，那也只得失身一次于他，只要不把灵魂输给他就罢了。”

他妻子听了他的话，痛哭流涕，怎么样也不肯接受他这份宽大的情意。可是不管她怎样表白，他非要她这样做不可。于是第二天天一亮，他妻子起来胡乱打扮了一下，就带了一个贴身侍女，由两个仆人在前面引路，去到安萨多先生家里。安萨多听到意中人来了，大为惊异，马上把这个魔术师请来，

跟他说道：

“你瞧，你的高明的本领给我带来了多么珍贵的宝贝啊！”

接着他就走出去迎接那位夫人，极其恭敬得体，没有流露出一点轻薄。于是三人一同走进一间华丽的内室，室内生着一大盆火。安萨多先生让她坐定之后，就说：

“夫人，我爱你爱了这么久，如果我这一份爱情还值得你给我一点报答的话，那么，我请求你告诉我一声，你这么早赶到我这儿来，而且带了这些人来，是为了什么事？想来你不致于不屑回答吧。”

夫人满面羞惭，眼泪汪汪地回答道：

“大爷，我来到这里，既不是为了爱你，也不是为了有约在先，迫不得已；而是我丈夫命令我到这儿来的。你虽然用情不正，他却体念你为我费尽心机，因此也顾不得我和他自己的名誉，打发我到这里来了。我奉了他的命令而来，准备让你这一次得到满足。”

安萨多刚才一见她进来，已是十分惊异，如今听了她这番话，更是惊异不置。吉尔贝托宏大的气量使他大为感动，他本来的满腹欲念都化作了一腔同情，说道：

“夫人，听了你的话，我觉得既是你丈夫这样顾念我对你的爱情，若是再玷污他的名誉，那实在是天主所不能容忍的。我现在要把你当作亲姐妹一般，留你在这儿待一阵，你爱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只希望你代我好生谢谢你的丈夫，还请你从今以后把我看作你的兄弟，你的仆人。”

夫人听了这话，喜不自胜，立即说道：

“我凭你以前的高尚的行为，料定今天来到府上，不会

有什么意外，一定会得到你的宽恕；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

说完，她就告辞回家，安萨多还派了好些人一路护送。回到家里，她把这一切情形都告诉了她丈夫吉尔贝托，他从此果然和安萨多结成了极其亲密的朋友。

再说那位魔术师，安萨多把酬金如数给他，他因为看见吉尔贝托居然有那种雅量，并不计较人家看上了他的妻子，而安萨多对自己意中人也居然那样大度，他便说道：

“我看吉尔贝托先生慷慨到竟连自己的名誉也在所不惜，你连自己的爱情也可以舍弃，倘若我连几个酬金还舍不得放弃，那真是上天所万难容忍了！我知道这笔钱对你是大有用处的，所以我希望还是由你留着吧。”

安萨多先生觉得不好意思，再三请他把钱拿去，至少也得拿一部分，可是他哪里肯收？三天以后，魔术师把那座花园撤掉，接着就告辞而去。安萨多祝天主降福于他，从此安萨多完全打消了对那位夫人的淫念，只是对她怀着一种正当的敬爱。

可爱的小姐们，你们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金第固然让他的情人归于她原来的丈夫，但是当初他的情人可说已经死了，那时候，他本已绝望，感情也冷淡了；而安萨多则是好不容易把自己追求了好久的意中人弄到手，当时他的热情只有比以往更为炽热，燃起了新的希望，可是他竟然慷慨大度，抑制了淫欲；这两件事比起来，哪一件更值得我们赞美呢？如果有人认为这两件慷慨行为能够相提并论，那在我看来，未免太可笑了吧。

# 玛依·列斯戈

〔法国〕安托万·弗朗索瓦·普莱服神甫

这个故事是在我与格里厄骑士邂逅那天开场的，大约是我动身去西班牙的半年前。我虽然深居简出，但有时不得不顺从我的女儿，作几次短途旅行，出门的时间也力求短些。

有一次，我女儿要我去鲁昂城，请求诺曼底最高法院处理几块土地继承权的问题。那些土地是我外祖父遗留下来的，我把继承权让给她了。返回的路上，第一天晚上我在埃夫勒过夜。第二天从那里上路，走了五、六法里<sup>①</sup>路，赶到帕西镇用午餐。我进镇子的时候，看到的景象令我惊奇。整个镇子骚动起来，所有的居民都冲出家门，成群结伙地向一家下等旅店的大门跑去。那里停着两辆带篷的马车。马还没有卸套，累得浑身大汗，看光景是刚刚到达。我停了片刻，想打听一下为什么如此混乱。但是，从那些看热闹的百姓口里，我没有问出个究竟来。他们根本不理睬我，只顾乱哄哄地拥

① 一古法里约合四公里。

向旅店。后来，一名身系武装带，肩扛一杆火枪的解差走到门口。我招招手让他过来，请他告诉我那样骚乱的原由。

“没什么，先生，”他对我说，“有十二名妓女，我同我的伙伴们要把她们押解到哈菲尔·德格拉斯港，让她们从那里上船到美洲去。其中有几个长得很漂亮，大概那些老乡好奇，都跑来看热闹了。”

听他这么一说，如果不是一位老太婆的唉声叹气把我吸引住，我也就离开了。那位老太婆从旅店里走出来，合拢手掌，大声叫嚷着：“真是野蛮透顶啦，这种事太可怕，看了真让人可怜。”

“是怎么一回事啊？”我问道。

“唉！先生，您进去，”她答道，“看看那场面吧，多让人心疼哪！”

我也生了好奇心，于是下了马，将马交给我的马夫照看。我拨开人群，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眼前的情景，果然叫人心里难受。十二个女子，腰间都捆着绳索，六个人连成一串。其中有一个女子，论其神态和姿容，都同她的处境极不相称。若是在另外的场合遇见她，我准会把她当成一位贵妇人。她虽然一副伤心的模样儿，里外的衣服又肮脏不堪，但她那美丽的容貌却并没怎么减色，因此，我对她的敬意和怜悯油然而生。然而，她扯紧系身的绳索，尽量把脸扭向一旁，规避看热闹人的眼睛。她力图躲避的姿势极其自然，好象出自羞涩的心理。押送这些不幸女子的六名解差全在房间里。我把领头的拉到一旁，向他打听那位美丽姑娘的身世。他所能告诉我的只是一些非常一般的情况。

“我们是根据警察总监先生的命令，把她从妇女教养院